

資治通鑑

蘇子瞻
和
劉

PDG

21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充集賢閣待講纂修西京嵩福宮桂國內都御國僕食官平夏食會計薛臣賜紫金袋司馬先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齊紀七起彊圉赤奮若盡著

高宗明皇帝下

建武四年春正月大赦

考異曰齊帝紀云庚午大赦按長原是月己丑朔無庚午故不日

丙申魏立皇子恪爲太子魏主宴於清微堂

語及太子恂李冲謝曰臣忝師傅不能輔導帝曰朕尚不能化其惡師傅何謝也

乙巳魏主北巡

初

尚書令王晏爲世祖所寵任

事見一百三十六卷即欣然推奉

事見一百三十七卷十九卷元年齊林王已

廢上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上即位晏自謂佐命新朝常非薄世祖

事之際須者而心惡之惡烏嘗料簡世祖中詔聯音得與晏孚敕三百餘紙皆論國家事又得晏啓諫世

祖以上領選事

見一百三十七卷末事見一百三十八年選須納翻以此愈猜薄之始安王遙光勸上誅晏上曰晏於我有功且未有罪

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乎

爲于僞翻上默然上遣腹心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晏輕淺無

防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

數所角翻相息亮翻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清閑

好呼到翻

上聞之疑晏欲反遂

有誅晏之意奉朝請鮮于文粲密探上旨

朝直遙翻探吐南翻告晏有異志世範又啓上云晏謀因四年南郊與世

祖故主帥於道中竊發帥所類翻會虎犯郊壇上愈懼未郊一日有敕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陳

郊祀事大必宜自力上益信世範之言丙辰召晏於華林省

省在華林園因名會畢乃召晏誅之本紀丙辰晏伏誅丙辰正月二十八日也按郊禮必在正月既云未卯一日并北中郎司馬蕭毅臺隊主劉明達明達蓋出

敕停則誅晏必非元會之日也本傳蓋言元會禮後耳晏子德元德和下詔云晏與毅明達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謀奉以爲主使守虛器晏弟詡爲廣州刺史

上遣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殺之季敞上之從祖弟也

從晏從同

蕭毅者豪好弓馬爲上所忌故因事陷

毅高帝從子新吳侯景

之先之子也好呼到翻

下晏從同

蕭毅者豪好弓馬爲上所忌故因事陷

倭力主翻鞠躬曲身也俯低頭倭曲背

河東王鉉先以年少才弱故未爲上所殺鉉朝見常鞠躬俯倭

少詩照翻朝直

長知兩翻遂坐晏事免官禁不得與外人交通鬱林王之將

將軍溢翻又徒覽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

語豈有今日思遠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

於從弟杜位宅守歲詩云守歲阿戎家是也

知上外待晏厚而內已疑異乘間謂晏曰時事稍異兄亦覺不

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既吐其所食者及晏敗人爲之懼

不讀曰否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

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而晏敗上聞

阮孝緒亦知晏必敗阮氏本尉氏人此時未必居秦郡界外弟妻弟也

晏至其門逃匿不見嘗含誓

史

代晏弟

二月壬戌魏主至太原甲子以左僕射徐孝嗣爲尚書令代王

穆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叡死於獄有其妻子徙遼西爲民

考異曰齊書魏虜傳云僕征比將軍

王安壽戍懷州在桑乾西北澤非宏任用中國人與僕定州刺史馬詡公自鄰安樂公主拓拔阿幹兒

謀立安壽分據河北期久不遂安壽懼告宏殺渾等數百人

任安壽如故與魏書名姓全不同今從魏書

示以事理之大歸而已

不反覆告語之誘音酉

及朝臣皆變衣冠朱衣蒲坐朝直追翻而不獨胡服於其間晚

乃稍加冠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亦不強也

強其太子恂自平城將遷洛陽元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

舉兵斷關規據陝北陝北即指朔二州之地關即鴈門之

折難折之列翻

心頗然之及事覺不從帝至平城帝每推問泰等常令不坐觀有司奏元業元隆元超罪

當族不應從坐帝以不審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爲民留其後妻子與居于太原殺隆超同產乙升產

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不忘前言聽自死別府不就

刺史府賜死而死免其孥戮書甘誓曰子則率我汝孔安國注曰孥子也於獄故曰別府

謂服妻子免死徙遠西也率音奴

元不二子一弟首爲賊端連坐

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故如白日

耳冲烈皆上表謝臣光曰夫爵禄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

此周禮所謂八柄駁是

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實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

此周禮所謂八辟也槐棘公卿之位王制獄成大司寇

木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則不然勲賞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

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

刑政之失無此爲大焉

是時代鄉舊族多與泰等連謀唯于烈無所染涉

帝由是益重之帝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酋自秋翻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

以鴈避寒而南來皇

龍門遣使祀夏禹水經註龍門上口在漢河東北屈縣西所謂孟門也

長石禹所鑿故於此祠焉

癸未至蒲坂杞虞舜舜都蒲坂

隋

焉坂音反

魏太子恂旣廢頗自悔過御史中尉李彪密表恂復與左右謀逆

復又翻魏主

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齋椒酒詣河陽斂力贍翻

癸未魏大將軍宋明王劉昶卒於彭城葬以殊禮

諸子孫皆果達曰明謂相遠慮

是物也

故都祀之也周之豐鎬漢時

惠在上林苑子使號吏翻

此礪敵城領濟北平原東平南

清河郡相思亮翻濟子禮翻

將入冠魏穆泰之反也

中書監魏郡公穆熙與之通謀赦後事發削官

爵爲民罷第司空亮以府事付司馬慕容契上表自効

又戶得翻

魏主優詔不許亮固請不已癸亥聽亮

當族不應從坐帝以不審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爲民留其後妻子與居于太原殺隆超同產乙升產

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不忘前言聽自死別府不就

刺史府賜死而死免其孥戮書甘誓曰子則率我汝孔安國注曰孥子也於獄故曰別府

謂服妻子免死徙遠西也率音奴

元不二子一弟首爲賊端連坐

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故如白日

耳冲烈皆上表謝臣光曰夫爵禄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

此周禮所謂八柄駁是

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實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

此周禮所謂八辟也槐棘公卿之位王制獄成大司寇

木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則不然勲賞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

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

刑政之失無此爲大焉

是時代鄉舊族多與泰等連謀唯于烈無所染涉

帝由是益重之帝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酋自秋翻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

以鴈避寒而南來皇

龍門遣使祀夏禹水經註龍門上口在漢河東北屈縣西所謂孟門也

長石禹所鑿故於此祠焉

癸未至蒲坂杞虞舜舜都蒲坂

隋

焉坂音反

魏太子恂旣廢頗自悔過御史中尉李彪密表恂復與左右謀逆

復又翻魏主

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齋椒酒詣河陽斂力贍翻

癸未魏大將軍宋明王劉昶卒於彭城葬以殊禮

諸子孫皆果達曰明謂相遠慮

是物也

故都祀之也周之豐鎬漢時

惠在上林苑子使號吏翻

此礪敵城領濟北平原東平南

清河郡相思亮翻濟子禮翻

將入冠魏穆泰之反也

中書監魏郡公穆熙與之通謀赦後事發削官

爵爲民罷第司空亮以府事付司馬慕容契上表自効

又戶得翻

魏主優詔不許亮固請不已癸亥聽亮

遜位

丁卯魏分六師以定行留

秋七月魏立昭儀馮氏爲皇后

后欲母養太子恪恪母高氏自代如

洛陽暴卒於共縣

馮昭儀既諧廢其妹又潛殺太子之母其心蓋梟獍也以魏主之明而使之正位板房即其地

用漢制也

甲戌魏講武於華林園庚辰軍發洛陽使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居守

任城王澄至是始爲真

以御史中丞李彪兼度支尚書

中丞當作尉度徒洛翻

與僕射李冲參治留臺事

治直翻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

壬戌魏立皇子愉爲京兆王懷爲清河王懷爲廣平王

追尊景皇所生王氏爲恭太后

帝即位尊始安

協騶辭曰親疎並用古之道也臣獨何人頻煩寵授

昔陳思求而不允曹魏文帝時陳思王植上表愚臣自試以攻吳蜀帝不許

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

天地交曰泰天地不交曰否陳思於魏文上下之情不通故曰否騶則君臣兄弟之情無間故曰泰否皮翻魏主大笑執騶手曰魏置梁州於仇池置南梁州於武興

二曹以才名相忌

二曹謂魏文帝陳思王也吾與汝以道德相親上遣軍主直閻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戊此時魏荊州猶治晉陽樊鄧逼

萬討之

初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真度勸魏主先取樊鄧近洛陽欲先取之以廣封略真度引兵寇即將逼

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

此謂去年沙竭之敗也擊敗捕蓮翻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騶等即逼逼

孫延景

考異曰齊書作公孫雲今從魏書謂伯玉曰我今蕩壹六合非如歸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北卿此城當易日乘六龍以窮於元翻郭芳無翻城之外郭曰郭房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人

且卿有三罪今令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讎罪一也

明帝夷城武帝子孫故謂之也也也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頃年薛真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讐輶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遣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

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

太宗言帝自小宗入爲高非唯副億兆之深望抑亦兼武皇之遺敕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墮往者北師

深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脩職業將即亮翻反已而言不應垂責死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之伯

玉使勇士數人衣班衣戴虎頭帽人衣如既翻虎頭帽者帽爲虎頭形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乃善射者原靈

度射之度射而亦翻應弦而斃乃得免

李崇桂山分道出氐不意表裏襲之

逆士下翻桂士下翻

羣氏皆棄楊靈珍散歸靈珍之衆減太半崇進據赤土

魏收志南秦州武興郡有赤土縣代志武都郡襄陽縣後魏置武階郡

一萬屯鷺峽按魏收志東益州武興郡有石門縣五代志武都將利縣舊曰石門又傍池山下有飛龍峽

以氐酋楊飛龍據仇池得名又今龍州江油縣東二十里有龍門又江油縣東百里有石門成武興今爲興州龍州去興州甚遠楊建所居者必非江油之龍門也水經注沈

池東北有龍門戍此其是歟鷺峽當在龍門西南從才用翻帥讀曰率下同驚音就

伐樹塞路驚破之口聚礌石臨崖下之以拒魏兵

陵傳乘隅下壘石師古曰言故石以授人因山隅曲而

下也壘音盧對崇命統軍慕容拒帥衆五千從它路入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鷺峽靈珍連戰敗走俘其

妻子遂克武興梁州刺史陰廣宗參軍鄭猷等將兵救靈珍崇進擊大破之斬楊婆羅阿卜珍生擒猷等

月丁巳魏軍攻之不克築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爲獨取糜碎思忌遣人對曰城中

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右軍府右軍將軍府

胡松時助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灤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

軍勢朕方攻擊城何爲不作露布五代史志曰後魏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迺書帛建於竿上名曰露布謂主謂顯宗若露布上聞行在所則增益魏軍之勝勢可以搖城中

堅守心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驥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除著作郎故云在韓顯宗對策甲科

東觀觀古玩翻哂矢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烈尤而效之

引翻笑不壞顏曰哂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烈尤而效之

其罪彌大也

左傳曰尤而殺之罪又甚焉尤責

臣

所以不敢爲之解上而已

丁度集韻解居

自下而聞於上謂之上

魏主光賢之上詔

徐

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

雍於用

如終獲男女四千餘人

甲戌

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救雍州

十一月甲午前軍將軍韓秀方

等十五將降於魏

將即亮翻

丁酉魏敗齊兵於沔北

敗補翻

將軍王伏保等爲魏所獲

丙辰以楊靈珍爲

北秦州刺史

比梁州今從齊書

仇池公武都王

新野人張賄帥萬餘家據柵拒

魏賄與豬同陟魚翻

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

口今從虎傳

余謂曹虎

之頓軍樊城不特因與房伯玉不協

而然亦由畏魏兵之彊而不敵進也

而境則司雍之寇自然分矣

上甚之之辭也復扶又翻

魏主光賢之上詔

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

雍下同

叔業啓稱

北人不樂遠行

唯樂鈔掠

洛

若侵

虜境則司雍之寇自然分矣

上甚之之辭也復扶又翻

魏主光賢之上詔

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

雍下同

叔業啓稱

北人不樂遠行

唯樂鈔掠

洛

若侵

等十五將降於魏

將即亮翻

丁酉魏敗齊兵於沔北

敗補翻

將軍王伏保等爲魏所獲

丙辰以楊靈珍爲

北秦州刺史

比梁州今從齊書

仇池公武都王

新野人張賄帥萬餘家據柵拒

魏賄與豬同陟魚翻

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

口今從虎傳

余謂曹虎

之頓軍樊城不特因與房伯玉不協

而然亦由畏魏兵之彊而不敵進也

北秦州刺史

比梁州今從齊書

仇池公武都王

新野人張賄帥萬餘家據柵拒

魏賄與豬同陟魚翻

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

口今從虎傳

余謂曹虎

之頓軍樊城不特因與房伯玉不協

而然亦由畏魏兵之彊而不敵進也

北秦州刺史

比梁州今從齊書

仇池公武都王

新野人張賄帥萬餘家據柵拒

魏賄與豬同陟魚翻

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

口今從虎傳

余謂曹虎

之頓軍樊城不特因與房伯玉不協

而然亦由畏魏兵之彊而不敵進也

北秦州刺史

比梁州今從齊書

仇池公武都王

新野人張賄帥萬餘家據柵拒

魏賄與豬同陟魚翻

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

口今從虎傳

余謂曹虎

之頓軍樊城不特因與房伯玉不協

而然亦由畏魏兵之彊而不敵進也

北秦州刺史

比梁州今從齊書

仇池公武都王

新野人張賄帥萬餘家據柵拒

魏賄與豬同陟魚翻

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

口今從虎傳

余謂曹虎

之頓軍樊城不特因與房伯玉不協

而然亦由畏魏兵之彊而不敵進也

北秦州刺史

比梁州今從齊書

仇池公武都王

新野人張賄帥萬餘家據柵拒

魏賄與豬同陟魚翻

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

口今從虎傳

余謂曹虎

之頓軍樊城不特因與房伯玉不協

而然亦由畏魏兵之彊而不敵進也

北秦州刺史

比梁州今從齊書

仇池公武都王

新野人張賄帥萬餘家據柵拒

魏賄與豬同陟魚翻

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

口今從虎傳

余謂曹虎

之頓軍樊城不特因與房伯玉不協

而然亦由畏魏兵之彊而不敵進也

北秦州刺史

比梁州今從齊書

仇池公武都王

新野人張賄帥萬餘家據柵拒

魏賄與豬同陟魚翻

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

口今從虎傳

余謂曹虎

之頓軍樊城不特因與房伯玉不協

而然亦由畏魏兵之彊而不敵進也

北秦州刺史

比梁州今從齊書

仇池公武都王

新野人張賄帥萬餘家據柵拒

魏賄與豬同陟魚翻

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

口今從虎傳

余謂曹虎

之頓軍樊城不特因與房伯玉不協

而然亦由畏魏兵之彊而不敵進也

北秦州刺史

比梁州今從齊書

仇池公武都王

新野人張賄帥萬餘家據柵拒

魏賄與豬同陟魚翻

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

口今從虎傳

余謂曹虎

之頓軍樊城不特因與房伯玉不協

而然亦由畏魏兵之彊而不敵進也

北秦州刺史

比梁州今從齊書

仇池公武都王

新野人張賄帥萬餘家據柵拒

魏賄與豬同陟魚翻

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

口今從虎傳

余謂曹虎

之頓軍樊城不特因與房伯玉不協

而然亦由畏魏兵之彊而不敵進也

北秦州刺史

比梁州今從齊書

仇池公武都王

新野人張賄帥萬餘家據柵拒

魏賄與豬同陟魚翻

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

口今從虎傳

余謂曹虎

之頓軍樊城不特因與房伯玉不協

而然亦由畏魏兵之彊而不敵進也

北秦州刺史

比梁州今從齊書

仇池公武都王

新野人張賄帥萬餘家據柵拒

魏賄與豬同陟魚翻

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

口今從虎傳

余謂曹虎

之頓軍樊城不特因與房伯玉不協

而然亦由畏魏兵之彊而不敵進也

北秦州刺史

比梁州今從齊書

仇池公武都王

新野人張賄帥萬餘家據柵拒

魏賄與豬同陟魚翻

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

口今從虎傳

余謂曹虎

之頓軍樊城不特因與房伯玉不協

而然亦由畏魏兵之彊而不敵進也

北秦州刺史

比梁州今從齊書

仇池公武都王

新野人張賄帥萬餘家據柵拒

魏賄與豬同陟魚翻

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

口今從虎傳

余謂曹虎

之頓軍樊城不特因與房伯玉不協

而然亦由畏魏兵之彊而不敵進也

北秦州刺史

比梁州今從齊書

仇池公武都王

新野人張賄帥萬餘家據柵拒

魏賄與豬同陟魚翻

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

口今從虎傳

余謂曹虎

足使喪膽

浪翻

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丘縣男

守式又翻

永有勇

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傳脩期耳

言永有武幹又有文才也傳永字脩期

曲江公遙欣好

武事好呼到翻上以諸子尚幼內親則仗遙欣兄弟外親則倚后弟西中郎長史彭城劉煊內弟太子詹事江

柘帝母景皇后極之姑也故曰內弟故以始安王遙光爲揚州刺史居中用事遙欣爲都督荆雍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

史鎮據西面而造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上甚惡之

惡鳥路翻遙欣侮南郡太守劉季連季連密表遙

欣有異迹包藏楊心者謂之異志形見於事爲謂之異迹上乃以季連爲益州刺史

據益州張本使據遙欣上流以制之季連思

考之子也

考之第

是歲高昌王馬儒遣司馬王體玄入貢于魏請兵迎接求舉國內徙魏主遣明威

將軍韓安保迎之割伊吾之地五百里以居儒衆儒遣左長史顧禮右長史金城麴嘉將步騎一千五百迎

安保而安保不至將即亮騎奇寄翻禮嘉還高昌安保亦還伊吾安保遣其屬朝興安等使高昌

朝姓也漢有鼂錯復扶又翻下同

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高昌舊人戀土不願東遷相與

殺儒魏太和五年馬儒始王立魏嘉爲王魏氏得高昌始此嘉復臣於柔然安保獨與顧禮馬義舒還洛陽

史記作朝錯朝直

永泰元年是年四月始改元春正月癸未朔大赦加中軍大將軍徐孝嗣開府儀同三司孝嗣固辭

魏統

軍李佐攻新野丁亥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

降夕江翻思忌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

史言劉思忌忠於所事

乃殺之於是河北大震河朔冤翻戊子湖陽成主蔡道福

湖陽縣故蓼國漢屬南陽郡晉宋省齊於此置成

幸卯赭陽成主黃瑤起南鄉太守席謙相繼南遁

瑤起爲魏所獲魏主以賜王

肅肅而食之黃瑤起殺王肅父與見一百二十八卷出祖永明十一年所

十王下所

上有疾以近親寡弱忌

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猶有十王

殺者是也

每朔望入朝

朝直遙翻

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

長意呼遙光爲司徒也考之遙光傳時未拜司徒詳考齊史帝弟

安陸昭王編先帝卒建武元年贈司徒此蓋指言猶諸子也

高武子孫日益長大

長皆音丁丈翻今知兩翻

上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連對曰此等豈足介慮以問楊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爲當以次施

行遙光有足疾遙光生而有雙疾

上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

望賢門華林園門也本名鳳

每與上屏人久語畢上莊門以遙

光父諱鳳改焉

齊紀高宗明皇帝

索香火鳴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

左右以此覩知之屏

會上疾暴甚絕而復蘇

又翻

遙光遂行其策丁未

復扶

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憂

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

鉉太祖子岳至子憂皆出祖子昭粲昭秀世宗子憂

子昭秀即死

乃使公卿奏其罪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

難將一人手拏盡天下

目齊明帝之詔類如此

南康侍讀濟陽江泓哭子

琳淚盡繼之以血

濟子禮翻泌薄必翻又兵媚翻

親視殯葬畢乃去

庚戌魏主如南陽

二月癸丑詔左衛將軍蕭惠休

庚午魏主如新野

辛巳以彭城王勰爲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勰音協使

疏吏翻

伯玉從父弟思安爲魏中統

景肅衍大敗於鄧城

鄧縣漢屬南陽郡宋大明末割襄陽西界爲京兆郡鄧縣屬焉其地在隋襄陽郡安南北對境圓自鄧城時慧景至襄陽五郡已陷沒

五郡謂南陽新野南鄉北襄城

南過新河至樊城

時慧景與衍及宣王劉山南

南

井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也

慧景與衍及宣王劉山

陽傅灤憲等帥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數萬騎奄至

孟翻騎奇奇翻

諸軍登城拒守時將士衆食輕行皆

有飢懼之色衍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既而

魏衆轉至慧景於南門拔軍去諸軍

不相知相繼皆遁魏兵自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

斷丁管翻

且戰且却行慧景過閘溝

據蕭子頭翻

且戰且却行慧景過閘溝

據蕭子頭翻

水入此溝南流逕鄧城界而入于漢也軍人相蹈藉

藉藉翻

橋皆斷壞魏兵夾路射之

亦翻

殺傅灤憲士卒

亦翻

孟表守渦陽

河北有樊

赴溝死者相枕

枕之翻

山陽取櫓仗填溝乘之得免

魏主

將大兵追之晡時至沔山陽據城苦戰

城山陽所

城守渦陽

魏主

將十萬衆羽儀華蓋以圍樊城曹虎閉

門自守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如湖陽

辛亥如懸瓠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裴叔業將兵五萬圍

澠陽以救義陽

澠陽城在漢沛郡桑縣東南澠水逕其南時爲魏

城治所杜佑曰唐爲亳州蒙城縣地澠音戈

魏南

兗州領下蔡及梁、豫糧益食草木皮葉叔業積所殺

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內

高呂微翻

別遣軍主蕭瓚等攻龍

沛等郡濟子禮翻

晉屬燕國後省魏太和十九年置下蔡郡

魏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羽大破之

亢龍亢縣漢屬沛郡晉屬燕國後省魏太和十九年置下蔡郡

城南臨澠水墳公回翻

魏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羽大破之

追獲其節。魏主使安遠將軍傅永征虜將軍劉藻假輔國將軍高聰救渴陽並受王肅節度。叔業進擊大破之。聰奔懸瓠。求收散卒徐還。叔業再戰。凡斬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主命鑽三將詣懸瓠。持印符即劉藻。高聰免死。徙平州。魏平州治肥如城。領遼西北平二郡。傅永奪官爵黜士肅爲平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渴陽。魏主報曰：「觀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於更往。朕今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少詩謂之。沼翻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渴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步騎十餘萬救渴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軍退。明日士衆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數。勝音升
學而好朝無親援。初遊代都。以清淵文穆公李冲好士傾心附之。清淵縣。葉屬魏郡。晉以來屬。沖亦重其材
此義也。及爲中尉彈劾不避貴戚。不避貴戚。不避公門。私取官材輒駕乘黃。翻又戶得翻下同。魏主賢之。以比汲黯。黯所居。自以身爲濛官。他人莫能糾劾。事多專恣。冲稍稍踈之。唯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教之意。冲浸銳之。復扶又翻。及魏主南伐。彪與冲及任城王澄共掌留務。彪性剛豪。意議多所乖異。數與冲爭辯。形於聲色。角翻自此以身爲濛官。他人莫能糾劾。事多專恣。冲不勝忿。乃積其前後過惡。奏於尚書省上表。劾彪違傲高亢。亢。勝音升。苦浪。翻公行僭逆。坐與禁省。言坐與而入禁省也。漢法不下公門。私取官材輒駕乘黃。神馬。因以爲名。或亦名飛黃。背有角。日行萬里。淮南子云：天下有道飛黃伏
為不敬。私取官材輒駕乘黃。御馬也。乘繩。證翻。杜佑曰：漢有未央厩令。魏改爲乘黃。厩乘黃古之
阜無所憚。憚臣輒集。尚書已下令。史已上於尚書都座。尚書都坐錄令僕射。尚書園坐處。以彪所犯罪狀告。訊其虛實。彪皆伏罪。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罪。見事謂彪見所犯之事。事見賢遍翻治直之翻。冲又表稱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載子亥翻。見其才優學博。議論剛正。愚意誠謂拔萃。公清之人。後稍察其人。酷急猶謂益多損。少自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彪以中尉兼度支尚書。日夕共事。始知其專恣無忌。尊身忽物。聽其言如振古忠恕之賢。自古也。校其行寔天下佞暴之賊。孟翻行下。臣與任城卑躬曲己。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列謂陳其事。宜殛彪於北荒。以除亂政之姦。毛注云：北方寒涼而不毛。所引

無證宜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譖

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舉人因極交亂四國

冲手自作表家人不知帝覽表歎悵久之曰不

意留臺乃至於此既而曰道固可謂溢矣而僕射亦爲滿也

李彪字道固廣平人彪頓丘人

黃門侍郎宋弁素怒冲而與彪

同州相善

弁廣平人二郡皆屬相州

陰左右之右音佑

有司處彪大辟

處昌呂翻下久處同辟毗亦翻

帝宥之除名而已

謂明冲雅性溫厚及收彪之際親數彪前後過失瞋目大呼投折几案

御史皆泥首面縛

真翻呼火故翻折而設翻中尉得罪而御史皆泥首面縛以謝冲以朝

冲晉辱肆口遂發病荒博言語錯繆時枕虎大罵

儀言之無是理也魏主所謂僕射亦爲滿亦不信哉

冲貴祿賜皆與共之更成敦睦然多援引族姻私

以官爵一家歲祿照翻

以官爵一家歲祿

魏置宗師見一百二十三卷

詔使督察宗

稱李彪小人

脣鳥貫翻

醫藥皆不能療或以爲肝裂

怒氣傷肝怒甚發病而醫不能療故以爲肝裂

旬餘而卒帝哭之悲不自勝

勝音司空冲勤敏彊力久處要劇

昌呂翻文案盈積終日視事未嘗厭倦職業修舉

纔四十而髮白兄弟

升贈司空改元

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

安有不帥教者以聞

帥讀率

夏四月甲寅改元

改元永泰

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

安凡四母少時每多忿競

少詩照翻

及冲貴祿賜皆與共之更成敦睦然多援引族姻私

以官爵一家歲祿

以官爵一家歲祿

六人凡四母少時每多忿競

少詩照翻

及冲貴祿賜皆與共之更成敦睦然多援引族姻私

以官爵一家歲祿

以官爵一家歲祿

萬匹有餘時人以此少之

少詩沿翻下同

魏主以彭城王勰爲宗師

晉安帝元興三年勰音協

詔使督察宗

安將郎亮翻上雖外禮甚厚而內相疑備

疑備者疑其爲變而爲之防

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

堪勝也宜適也問其尚能勝兵及適

與慰仲雄善琴上以蔡邕焦尾琴惜之

蔡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若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

用與否也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寬

少詩沿翻

前二歲上遣領軍將軍蕭坦之將齊仗五百人行武進

數所角翻

陵齊自武帝以上諸陵

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五絃象五

行桓譚新論五絃第一絃爲宮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絃以爲少宮少商

仲雄於御前鼓琴作

仲雄歌石崇妾錄珠所作絲布瀝難縫一曲而已懷於報翻懷如冬翻仲雄做其曲而作歌

懊農歌

歌石崇妾錄珠所作絲布瀝難縫一曲而已懷於報翻

吾終不受金鑾金鑾謂鳩也

易以政翻

吾終不受金鑾金鑾謂鳩也

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

易以吳語也

置兵佐以密防敵則中外傳言當有異處分

扶問翻

敵則聞之竊曰

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

環古回翻手又翻

州行事謝朓妻

朓土

敬則子太子洗馬幼隆遣正貞將軍徐岳以情告朓

朓翻

官至將軍而未有軍號者爲正

貪將軍次爲員外將軍洗悉舊

翻

爲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眺執岳馳啓以聞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

則五官掾王公林郡有五官掾公林敬則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

敬則令司馬張思祖草啓既而曰若爾諸郎在都要應有信且忍一夕言且遲一夜也其夜呼僚佐文武檮蒲謂

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答防閭丁與懷曰官祇應作爾事謂應反也敬則不應明日召山陰

令王詢臺傳御史鍾離祖願臺傳御史臺所遣督諾敬則橫刀跂坐跂坐垂足而坐蹠不及地跂去智翻問詢等發丁可得

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見賢遍翻詢稱縣丁猝不可集祖願稱庫物多未輸入敬則怒將出斬之將引王公林又

諫曰凡事皆可悔唯此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詎豈敬則唾其面曰我作事何關汝小子敬則舉兵反招

集配衣配分給也衣於既翻二三日便發前中書令何尚棄官隱居若邪山若邪山在會稽東南四十里邪讀曰耶故則欲

劫以爲尚書今長史王弄璋等諫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名賢事必不濟敬則

乃止弟尚之孫也何尚之納用於宋文武兩朝庚午魏發州郡兵二十萬人期八月中旬集

長子黃門郎元遷將千人在徐州擊魏知

軍李哲敬則爲大司馬其子爲記室參軍以其弟太子舍人少安等皆殺之照翻長子黃門郎元遷將千人在徐州擊魏

公寶覽等廩中書省寶義皇子寶覽姓兩翻將即亮翻敕徐州刺史徐玄慶殺之前吳郡太守南康侯子恪疑之子也豫章王嶷武帝也之弟嶷魚力翻敬則起兵以奉子

恪爲名子恪亡走不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江陵

從左右兩人過此依軍灤孩幼者與乳母俱入其夜令太醫黃叔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前漢都水屬長

曹以此考之都水當屬將作大匠然齊大匠卿不常置故都水之官不見於志稿何開翻須二更當盡殺

之須待也三更丙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啓書姓名於奏白曰刺啓奏時刻已至而上眼不起

中書舍人沈徽孚與上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少留其事須臾上覺單上演翻少詩沼翻覺古孝翻寢而寤謂之覺景雋啓子恪

已至上驚問曰未邪未邪景雋具以事對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

單景雋具以子恪所啓之事對上乃謂幾爲遙光所誤而溫殺幾居希翻

齊紀 高宗明皇帝

乃賜王侯供饌

饋饋戀翻又離曉翻

明日悉遣還第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實覽綱之子也

上第也

敬則帥實甲

萬人過浙江

今之錢唐江

逃民間

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篤荷鍤隨之者十餘萬衆

將即亮翻擔都甘翻萬古勞翻

散走壞棄郡逃民間

楚治翻

至晉陵南沙人范脩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

公上復姓也敬則本晉陵南

敬則至武進陵口

慟哭而過

蕭氏之先俱葬武進高帝之殂也從其先兆亦葬武進號泰安陵

哭而過

則反至陵口慟哭而過是也距丹陽縣三十餘里丹陽古所謂曲阿或曰雲陽宋白曰吳大帝改丹陽爲武進縣吳未併入晉陵縣

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舟艦鑿長岡埭

長岡在曲阿縣界今謂之上下夾堰埭即今之上金斗門易以取翻船戶黠翻

耐翻漏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如此則大事濟矣

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五月詔

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馬軍主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

湖頭玄武湖頭也其地東接稽山西麓下

僕射沈文季爲持節都督七湖頭備京口路

湖頭玄武湖頭也其地東接稽山西麓下

前書後軍將軍崔恭祖按魏晉以來官制左右前後將軍是爲四軍恭祖位號未能至此齊書

王敬則傳作後軍將軍直閣將軍崔恭祖若爲後軍將軍不應下帶直閣將軍此必有誤

敬則急攻

興盛山陽一壘

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

胡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

敬則軍大敗

索馬再上不能得崔恭祖刺之仆

索山客翻上時掌翻七亦翻

興盛軍客袁文曠斬之

軍客齊書王敬則傳作軍容南史有軍容馬容如相

朝廷震懼太子寶卷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

上時掌翻征虜亭在方山南自謂

建康是時上疾已篤

敬則倉猝東起

裝謂之急裝

謂之急裝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爲上策計汝父子唯有走耳蓋時人譏檀道濟避魏之語

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裁少日而敗

裁少日謂不及二旬也少詩沼翻

臺軍討賊黨晉陵民以附敬則應死者甚衆太守

王瞻上言愚民易動不足窮法窮法謂盡法繩

之易以破翻

拔魁健有武藝之士使之前驅以壯軍馬之容故以爲名

興盛軍客袁文曠斬之

容南史有軍容馬容如相

康爲齊高帝軍容兼摩訶馬容陳智深新陳叔陵蓋皆簡

王敬則傳作後軍將軍直閣將軍崔恭祖若爲後軍將軍不應下帶直閣將軍此必有誤

敬則急攻

興盛山陽一壘

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

胡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

敬則軍大敗

索馬再上不能得崔恭祖刺之仆

索山客翻上時掌翻七亦翻

興盛軍客袁文曠斬之

軍客齊書王敬則傳作軍容南史有軍容馬容如相

從才上賞謝朓之功遷尚書吏部郎遷吏部郎職在選舉擢晉用人妙於時選其諸曹郎功高者就

用翻郎品皆高於諸曹郎魏晉宋齊吏部郎品第五諸曹

朓上表三讓上不許中書疑朓官未及讓國子祭酒沈約曰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

恒户翻

今授超階讓別有意

自慕殿中郎遷吏部郎故曰超階

以告妻父得官故曰讓別有意

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邪

跳脣常懷刀欲

殺跳脣不敢相見

秋七月魏彭城王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裨軍國之用

親恤亦魏朝給總

親者無音協

以恤親也

謂親國謂親

私府之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恤亦減半

賓湖謂之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

癸卯以太子中庶子

蕭衍爲雍州刺史

爲後蕭衍以雍州起兵張本雍於用翻

壬午又詔損皇

尚書令建武四年加開府儀

同三司辭不受重直龍翻

沈文季可左僕射江祏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可委陳太

尉謂顯達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祏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

劉暄參懷心勞之任可委

劉悛蕭惠休崔慧景

俊七倫翻又丑綠翻上性猜多慮簡於出入竟不郊天

天子即位當奉珪幣

又深信巫覡

現刑

每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祕之

聽覽不輟久之敕臺省文簿中求白魚以爲藥外始

知之

本草曰白魚味甘平無毒主胃氣開胃下食去水氣令人肥健大者六七尺色白頭昂生江湖中按

在故書中父不動衣帛中或有

身有厚粉手搔之則粉落

太子即位

八月辛亥魏太子自洛陽朝于懸瓠

朝直遙

壬子奉朝請

鄧學以齊興郡降魏

武帝永明三年置齊興郡屬鄧其地當在西陽弋陽二郡界

魏主之入寇也遣使發高車兵高車憚遠役奉表

紇樹者爲主相帥北叛

率讀魏主遣征北將軍宇文福討之大敗而還

又如字

福坐黜官更命平北將

軍江陽王繼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

自懷朔以東悉禦節度仍攝鎮平城繼廉之曾孫也

熙道武之子

月葬明皇帝於興安陵

陵在阿廟號高宗東晉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

惡鳥

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帝每當

哭輒云唉痛太中大夫羊闢入臨

臨力鳩翻哭也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輒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鷺啼來乎

號戶高翻漢五行志曰鷺鷥或曰禿鷺師古曰鷺鷥一名鷺

魚名禿鷺亦水鳥也陸佃埤雅曰禿鷺性貪惡今俗呼禿鷺一名扶老狀如鷺而大如數升囊好羣入澤中汎水食

聞好噏蛇鷺音秋也何善爾大

其不伐喪也引兵還庚子詔北伐高車

魏主得疾甚篤旬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

魏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遠近蕭然人無異議右軍將軍丹楊徐譽善醫

徐譽丹揚人宋明帝之出客青州慕容白曜克東陽譽

爲魏所獲

舉九輦翻

時在洛陽急召之既至魏涕泣執手謂曰君能已至尊之疾當獲意外之賞不然有不測之誅

非但榮辱乃繫存亡

魏主疾有間聞如字朱元晦

至誠行之則可

若王莽則僞也

魏主疾有間聞少差也

丙午發懸瓠舍于汝濱集百官坐徐塞于上席稱揚其功除

鴻臚卿封金鄉縣伯賜錢萬緡

如翻諸王別餉賚各不減千匹

冬十一月辛巳魏主如鄆

戊子立妃褚

氏爲皇后

魏江陽王繼上言高車頑昧避役遁逃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鎮別推檢

言六鎮各遣

使令各推

蹠吏翻一鎮使

斬魁首一人自餘加以慰撫若悔悟從役者即令赴軍

令赴南伐之軍也

詔從之於是叛者往往自歸

繼先遣人慰諭樹者樹者亡入柔然羣自悔相帥出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魏主善之曰江陽可大任也十二月甲寅魏主自鄆班師北征至鄆而高車已降遂班師

林邑王諸農入朝海中值風溺死

武帝末明十年范得

國朝直遇翻溺奴歷翻

以其子

文欵爲林邑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朝散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學西京嵩崇福宮上桂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昌賜紫金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齊紀八

開一年
維單

東昏侯上

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本名明賢明帝輔政後改焉明帝長子寶義有癡疾故立

魏克雍州五郡雍於用翻始自東故廢爲東昏侯

帝爲太子其後蕭衍蕭頌胄以荆雍起兵輔南康王寶融以攻帝廢帝爲東昏侯荆雍在

鄴發葬洛餘州從便冲隴西人也以其貴寵亦令葬洛

及輒流涕念之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任音壬離力智翻少

帝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著小襖此代北婦人之服也乘車婦人皆貴臣

史臺令史龍文觀告太子恂被收見一百四十卷明帝建武三年被皮義翻

有手書自理彪不以聞尚書表收彪赴

洛陽帝以爲彪必不然以牛車散載詣洛陽散者不加繫縛

會赦得免

魏太保齊郡靈王簡卒二月

辛亥魏以咸陽王禧爲太尉魏主連年在外南伐至是首尾四年

馮后私於宦者高菩薩菩薩桑葛翻

及帝在懸瓠病篤事見上年后益肆意無所憚中常侍雙蒙等爲之心腹雙姓蒙名姓譜顯帝後封彭城公

主爲宋王劉昶子婦寡居相丑翻后爲其母弟北平公馮夙求昏帝許之公主不願后強之強其兩翻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主密與家僮冒雨詣懸瓠訴於帝且具道后所爲帝疑而祕之后聞之始懼陰與母常氏使女巫狀禱於於珍翻曰帝疾若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制者文明太后后之姑也其包藏禍心當賞報不貲貲即移貨之爲言量也不貴言無量之可比也此豈非姑之教邪少詩照翻

賛賛取盡也帝還洛收高菩薩雙蒙等案問具伏帝在含溫室夜引后入賜坐東楹去御榻二丈餘命菩薩等陳狀陳后淫也既而召彭城王勰北海王詳入坐勰音協曰昔爲汝嫂今是路人但入勿避又曰此嫗欲手刃吾骨嫗威遇翻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二王出賜后辭訣后再拜稽首涕泣稽音啓初馮熙以文明太后之兄尚恭宗女

賛賛翻此唯命太子不復朝謁而已以母禮事之復扶又翻朝直送翻謂絕之不使

博陵長公主景穆太子廟號熙有三女二爲皇后一爲左昭儀二后廢后及幽后也昭儀早卒瑤光寺之恭宗長知兩官同練行尼魏主忍爲之廢后非得罪於宗廟也正其罪廢后獨非文明家女邪由是馮氏貴寵冠羣臣賞賜累巨萬漢書音義曰巨萬萬萬也冠古玩翻公主生二子誕脩

熙爲太保誕爲司徒脩爲侍中尚書庶子聿爲黃門郎黃門侍郎崔光與聿同直之魏以黃門郎與黃門侍郎爲兩官同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曰我家何所負而君無故詛我詛莊助翻聿曰不然物

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慎後歲餘而脩敗脩性浮競誕屢戒之不悛悛音丑乃白於太后及帝而杖之脩由是恨誕求藥使誕左右毒之事覺帝欲誅之誕自引咎想乞其生帝亦以其父老杖脩百餘黜爲平城民及誕熙繼卒太和十九年馮誕卒是年幽后尋廢太和二十一年亦擯棄馮氏遂衰全保其福祿者能魏以彭城王勰爲司徒勰音協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四十日按陳傳馬圈在南鄉界杜佑曰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在今南陽縣地渠築翻

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絹遂不窮追以縱敵史言齊師貪鹵掠顯達又徒覽翻癸酉進擊南鄉拔之莊上穎姓也蕭子顯曰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壬任音音三月庚辰魏主發洛陽命于烈居守守音持凡留守七兵曹事也杜佑曰魏始置太守之守皆同以右衛將軍宋弁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以佐之攝七兵事者攝尚書弁精勤吏治治直吏翻恩遇亞於李冲癸未魏主